

半世紀前徐海遊

(下)

唐秉玄

踏入教育界的第一步

海州三年同志益友

海州、本春秋鄆子國，東魏置海州，清爲直隸州，直屬江蘇省。民國廢州存縣，并以州治故地，劃爲東海灌雲兩縣。東海縣南有胸山，秦置胸縣，山上有雙峯如削，形似馬耳，俗又名馬耳山；秦始皇三十七年（公元前二一〇年）東巡，立石東海上胸界中，以爲東門闕，卽此。城內有「海胸小學」一所，以胸山得名，惟意義不甚明確，余接掌東海縣教育局後，奉准更名爲「城中小學」，爲全縣規模最大之小學，師資設備，俱稱優良，首任校長彭洵揚，省立淮陰師範畢業。

民國二十年以後，全縣劃爲五個學區，每區置教育委員一人，國民學校，約一百餘所，規模較大者，除城中小學外，尚有白塔埠、房山、阿湖等校。另有縣立中學及私立中學、縣立圖書館、民衆教育館、省立東海師範學校、海師附屬小學、省立東海民衆教育館各一所。教育方面，較之蘇省一般縣市，並無遜色。全縣教育經費，雖屬短絀，但由教育局獨立運用，不受地方政府牽制；各學校人事，黜陟調遷，悉由教育局直接處

理，縣長無權干預，亦不願干預，此爲今日臺省教育當局渴慕已久，而迄未能實現的願望。當時既無選舉恩怨，又無紅包困擾，尤爲蘇省地方教育兩大可喜之現象。撫今思昔，不禁有一月是故鄉明之感。

人事方面，力求安定，各級學校校長，除自願辭職者外，均繼續留任。以資深之地方人士張達嵩先生，擔任縣督學，學校教育課課長，邀請省立東海師範地方教育指導員徐如泰階平兄（海州八師畢業，與卓魯劉百川，同時爲蘇北小學教育專家，著作甚豐）擔任，嗣以工作太忙，不克兼顧，改聘蘇州第一師範畢業之魏學儀兄接替。社會教育課課長，仍就地取材，以東海縣政府一級科員徐迺仁調充。徐係省立鎮江師範高材生，

爲當年省垣學運領導人之一，後在河南大學畢業，由蘇省府機要秘書葛建時先生（曾任江蘇省黨部主任委員、臺省花蓮農校校長，現任國大代表），向余力薦，經商准東海縣長張豐曹先生同意後調用。課員沈逸塵（省立淮陰師範畢業，主辦民衆補習教育。二十二年六月，與余結婚後，轉任贛榆縣立師範附屬小學主任。時該縣教育局長

李西垣兄，縣師校長李玉山仰何兄，均爲鹽城人）總務課長李名山（六師畢業，曾任區長、中學教師），課員高占春（管理學產及教育稅捐。其子鴻猷，曾任臺省嘉義市僑平博愛等國學校校長、私立大同商專董事）。以上人員，對東海教育，均有相當貢獻。

北伐統一初期，人事制度，尙未普遍建立，地方行政人員，調動頻繁，余在東海三年，經過三任縣長，第一任爲張豐曹先生（復旦大學畢業），第二任蔣嘉祥先生（無錫人，中央大學畢業，縣長考試合格），第三任文欽明先生（湖南人，兼任海州區行政督察專員），以蔣嘉祥縣長在職較久，對余協助亦多。地方人士：縣黨部方面，馮溥仁（曾任臺省嘉義縣教育局長）周佩五（中央黨校畢業，三十三年夏，與余由皖北護送學生赴渝，一度同在重慶教育部服務）周建章等委員，縣教育會總幹事楊維梓，縣農會理事長顏振流（六師畢業，二十九年，曾任鹽城縣政府主任秘書，時邳縣郭震軒先生任鹽城縣長，余正在家鄉辦學），縣商會會長徐新甫、縣款產處主任孫肖韓以及地方駐軍稅警團團長劉天紹（廣東人，

二十五年，調防鹽城，舊雨重逢，倍感親切（諸先生，對地方教育建設，均有協助。教育會楊維粹兄，熱情洋溢，基於職務關係，支助尤多，至今仍感懷念。地方碩彥夏鼎文鐸禹先生（歷任蘇省縣長、民政廳主任秘書、臺省合管處主祿。二十七年至三十一年間，余在鹽城及淮東辦學，常相往還），龐壽峯先生（現任立法委員），為東海縣兩大領導人物，對於教育方面，各項重要措施，均表積極支持，至今猶未能忘。

五十年前，蘇北一帶，交通極為閉塞，如海州與鹽城，同為濱海大邑，相隔僅有三縣（灌雲、漣水、阜寧）之遙，當年因沿海之「通榆（南通至贛榆）省道」，尚未開闢，縣道更屬缺如，四野伏莽叢生，行人裹足。一般客商，為確保安全，多經由隴海津浦兩鐵路，繞道南京，換乘京滬路火車至鎮江，再搭乘裏下河輪船，經揚州、泰州東臺等地往返；幾乎環繞整個蘇北一週，費時誤事，行旅痛苦不堪。較之蘇南各大都市進步情形，自難與之相提並論了。

二十一年五月，先祖母盛太夫人，在原籍鹽城病逝，筆者幼時曾隨祖母生活甚久，因之懷念特多。國難未已，家難又傳，驚聞噩耗，悲痛欲絕；擬請假三週，回里奔喪，省廳以國難方殷，未獲允准；不得已，謹在海州任所，於右臂另行佩戴黑紗一枚；左臂黑紗，表示共赴國難，右臂黑紗表示為祖母略盡哀思，也總算是對忠孝兼顧了。於役徐海四年，竟因公務叢生，交通不便，迄未能歸省一次，實乃為人子孫者，抱憾終身之一大恨事也。

元老教育家侯保三

無錫侯鴻鑑保三先生，為江蘇元老教育家也。南洋陳嘉庚兄弟，廈門集美村人，隨父經南洋，其父破產，依南洋僑商慣例，其子可不償父債。陳嘉庚兄弟，家業繼起，乃逐步清償其父舊欠。債主皆云，父欠子不償，可勿爾。兩兄弟認爲已有盈餘，償債不害經營，於是信譽日隆，業務日擴。當時南洋舊例，與學可不負稅，於是陳氏兄弟，民初在其故鄉集美村，創辦集美學校。先成立小學部，以後日擴，有中學、師範、女中、商船、水產、農業六部門。后又創設廈門大學，仍屬「集美」系統。侯保三先生，即為舉國聞名之「集美學校」第一任校長。國學大師錢穆（賓四）先生，與保三先生有同鄉之誼，當年亦曾在此任教。迨北伐告成，保三先生，即入江蘇省政府服務，與姚鶴雛先生（南社人物），同為教育廳資深之秘書，廳長陳和銑，對保三先生尤甚推崇備至。周佛海繼掌廳務，仍禮遇有加，每逢重要問題，輒邀其諮商研究。

民國以後，海州分爲東海灌雲兩縣，東海縣治，仍設州治故址，灌雲縣治，設於板浦鎮。原有之學田，遍佈各地，面積龐大，係屬於教育方面重要財產，為縣教育經費所繫。當年未分割清楚，以致糾紛迭起，傳曾一度雙方發生誤會，引起械鬥情事，如不及早處理，可能引起嚴重之後果。筆者到職後，除以整頓國教，加強民族精神教育，為首要任務外，以整頓學產，開源節流，列為中心工作。對此問題，自不能忽視。曾專誠

赴板浦鎮，拜訪灌雲縣長（恕忘其名）及教育局長丁樂匯先生等商談；丁局長係地方賢達，主持該縣教育多年，願誠懇解決問題，惟茲事體大，懸案已久，不敢遽然有所決定。無已，報請上級核示，教育廳特派秘書侯保三先生蒞縣協理處理。曾多次邀請兩縣機關首長及地方領袖等集會商討，咸認內情複雜，牽涉甚廣，經商訂原則數項，會銜報請省府裁奪。保三先生，高齡長者，古道熱腸，曾兩度往返省縣協商請示，余亦僕僕風塵，追隨奔走於東灌道上，前後歷時半載；每於疲憊之餘，縱談蘇省政壇逸事、教界秘辛（容俟另文報導），以舒一日之勞；雙方幾已成爲忘年知友。唯對學產糾紛處理一案，限於多種因素，進展甚緩，雙方迄未能圓滿達成協議，僅解決部份較為迫切之問題。嗣以政府厲行緊縮，教局改制，不久，余亦奉召回故鄉鹽城辦學，於二十三年以後離開東海。功虧一簣，至今猶引爲憾。

新浦鎮號稱「小上海」

海州，水路有連雲港，可直達南北各埠，陸地有隴海鐵路，可貫通西北各省，交通稱便；遠在清光緒三十一年，即自關為商埠，置有海州關。商業集中在縣城東北新浦鎮，市面雖不太大，但繁榮發達，為蘇北各縣所罕及，俗有「小上海」之稱。為海屬各縣商業經濟之重鎮，亦為附近各縣市軍政要員聯誼活動的中心。每逢週末假日，冠蓋雲集，真是「車如流水馬如龍」，一時成爲達官顯貴，「有錢」「有閒」的階級，享受度假生活的好去處。

新浦鎮，與一般都市相同，它具有文明進步繁華的一面，同時也具有腐化墮落黑暗的一面。高樓大廈，到處林立，茶樓酒肆，百象雜陳。女子理髮院（女性為男性理髮），在現代都市來說，隨處都有，本是一種女子正當的行業，但在五十年前的保守社會，却認為是極新奇的玩藝；除上海市外，可以說，僅有新浦鎮，獨開風氣之先，連南京蘇州等大都市，當時尚未一見；年長的一輩，固有傳統的觀念，望而却步，不敢問津；年輕的一輩，好奇心重，趨之若鶩，排隊等候，一時成為民間美談。

烟、賭、娼三害，公然無忌，禁不勝禁，為地方行政當局，帶來許多困擾，成為當時最感頭痛的問題。因之，縣立民衆教育館及省立東海民衆教育館（首任館長為鹽城彭大銓），先後成立；民衆教育補習班，亦同時擴大舉辦，希冀以教育力量，潛移默化，改革社會風氣於萬一也。

東海縣商會，在縣屬各單位中，似是一種特殊而略具神祕感的機構，會址設在新浦鎮內，會長徐新甫，熱情豪邁，有俠義風，頗類上海聞人黃金榮之氣派。平時出入，均以汽車代步，車上兩旁，各立彪形衛士一名，手持短槍，戒備森嚴。歷任縣長到職，必先移尊就教，每次他到縣府洽公，縣長以下，上下人等，莫不緊張忙碌，猶如接待上賓一般。但縣長在財政上，遭有任何困難，祇要他點頭一下，問題立刻可以解決。後來不知何故，忽被某單位逮捕解職，接班的人，前車可鑑，再也不敢那樣跋扈了。這也算得上是「官場現形記」的一種吧！

周佛海到任打官腔

民國二十一年一月二十八日，日本部隊，突襲我上海駐軍，強佔開北，繼「九一八」之後，又「一二八」事變，於是淞滬戰爭爆發。一月三十日，國民政府遷都洛陽，林子超（森）先生，出任國府主席（同年十二月一日，遷都南京）。

江蘇省政府改組，為配合軍事上需要，漣水顧墨三（祝同）將軍，擔任省府主席，周佛海接任教育廳長，教廳重要人事，幾全部變動，向紹軒（湖南）任第一科長（主管全省大中學校），陳時東（江西）任第二科長（主管地方教育行政），相菊潭（江蘇寶應）任第三科長（主管社會教育），薛鍾泰（江蘇漣水人，蘇省教育界，有「江西南高五師派」之說，以他為領袖）任第四科長（主管教育經費）；主任秘書為江西陳天鵬（來臺後曾任中央設計考核委員會秘書），湖南易君左，任編審室主任（名詩人易哭庵之子，有龍陽才子之稱，曾任臺北政工幹校教授），陣容相當堅強。督學室，設督學六人：馮竹侯（周佛海離職時，曾以主任秘書名義，代理廳務），金宗華（繼馬元放之後，任江蘇教育廳長），曹書田、沈滌生、易作霖、王駿聲（抗戰勝利，發表臺省教育處第一科長未就）等，均一時之選。

為針對當前環境需要，以「整飭地方教育」，列為第一優先，於二十一年秋，召開第一屆全省教育局長會議，筆者由海州專程前往鎮江出席。六十一縣的教育首長，共聚一堂，研討當前實際問題，確為蘇省教育界空前的一大盛事。省主

席顧墨三先生，身着中山裝，於開幕典禮後，以吾人最熟悉之蘇北國語致詞，略謂：「國難方殷，救亡圖存，加強民族精神教育，實為當前首要課題。地方教育，居於非常重要地位，希望大家竭智盡忠，領導地方同仁，堅苦奮鬥，共策進行」。言簡意賅，語重心長，聽者動容。

翌日上午，周佛海以廳長身份，出席講話，身着一襲長袍，頗有名士學者模樣，他在大學教過書，也做過軍中政治工作，登臺演講，該是拿手好戲，不料他的講話，像是一位舊時軍閥，對智識淺薄的下級幹部訓詞，開頭便說：「蘇省地方教育，辦理較差，必須加以切實整頓，今後我要『明查暗訪』，雙管齊下，如發現不法情事，定當嚴厲制裁，也許『人在家中坐，禍從天上来』。督學，是本廳的耳目，今後加強職權，他們出發各縣視察，如同持有『尚方寶劍』一般，可以『先斬後奏』，我言出必行，決不寬貸，希望大家特別注意」。當時全場出席人員，莫不相顧愕然。主管一省的教育首長，竟然出此不倫不類的言論，真是駭人聽聞。彼時一同出席該項會議人員避共來臺者，據我所悉，尚有南通縣教育局長曹竟成先生（曾任臺灣省教育廳第五科科長甚久），溧陽縣教育局長牛踐初先生等人。踐初兄，淮安人，長余兩歲，鄉長而兼知友，每次開會，比鄰而坐，同寓而居，承教甚多；來臺後，連任立法院內政委員會召集人，達數十年，為資深之名立法委員；身體素健，當年開會情景，諒能記憶猶新。

江蘇為全國首善之區，教育之發達，冠乎各

省。教育廳直接領導下的教育機構，有兩大重要部門：一為省立中等學校，一為各縣市教育局。省立各校，於十六年秋，即有聯合會之組織，由上海中學校長鄭通和（現任臺中市私立中國醫藥學院院長，於上月退休），南京中學校長邵爽秋，蘇州中學校長汪祖懋，揚州中學校長周厚樞等七人，擔任執行委員，有關省中重大問題，如事前未獲彼等諒解，教育廳從不敢貿然決定；周佛海平時最畏懼他們，尤其對上海中學鄭校長，不敢開罪，因為他作事果決勇猛，在美國讀書時代，即有「敢死公」的雅號。教育局，畢竟是行政單位，非學校可比，如果上級領導者，缺乏理性，頤指氣使，作威作福，也祇好以「服從為負責之本」來解嘲了。

易君左的「閒話揚州」

周佛海在江蘇六年（二十一——二十六），為歷任教育廳長中在職最久者。蒞任之初，對於廳務處理，的確相當負責，很想為蘇省教育整頓一番。首度出巡蘇北，赴徐海一帶察看學校，隨員達二十餘人（包括各報記者）聲勢浩大，以易君左為首，並兼任廳長發言人。第一站到徐州，各學校員生，均排列在津浦路車站，以樂隊儀隊歡迎，場面盛大熱烈。海州各校，自不甘落後，特於先一日，派員趕赴徐州，觀摩見習，以免失誤。一行第二站，到達海州，各界當然恭迎如儀，周廳長對當時一切活動安排，均極為滿意。出巡新聞，雖規定由隨行之編審室主任易君左統一發表，但上海某報，第二天仍刊出「廳長至，擺

隊接駕，督學至，踉蹌出迎」之短評譏諷，頗令人啼笑皆非之感。

二十二年冬，陳果夫先生，出任江蘇省政府主席，各廳處都有調動，獨教育廳長留任，不久又兼負中央宣傳部之責。周氏躊躇滿志，生活行動，較前益為恣狂，廳務多委由主任秘書陳天鵬代行，彼則沉迷於賭色場中。據說，經常參加某山莊俱樂部輪盤大賭，鎮江名流嚴惠予陸小波等，均嘗被邀為入幕之賓，一擲千金，毫無吝嗇。更據可靠人士消息，俱樂部牆壁四週，懸掛全本「金瓶梅」裸畫，作為欣賞助興之用，真是荒唐透頂，不知人間尚有羞恥事了。聞省主席陳果夫先生，接獲密報，極為震怒，曾幾度考慮將周氏調離江蘇，唯一時苦無適當人選接替；傳聞一度內定由蘇籍省府委員葉秀峯先生兼任，後以某種原因作罷。

「易君左，閒話揚州，引起揚州閒話，易君左矣，」為對，公開徵求下聯，久無以應。未幾，國府改組，林子超（森）先生，繼續主政，忽有某君，靈機一動，以「林子超，主席國府，連任國府主席，林子超然。」獲選。對仗雖未十分得體，達到天衣無縫的境界，但總算差強人意，為士林中平添一段佳話。

教育廳編審室，雖負責編審書刊，也可以說是儲才單位。資深之省中校長或學驗俱優之教務主任，得調廳為督學，其資歷較淺者，則調為編審，或者內外互調。當時在易君左領導下之編審人員，有龔霽光（湖南人，負責實際業務），王廈材（原淮師校長），孫潔黃（原海師校長），彭大銓（原鹽中校長）等若干人。編審室是冷門單位，人多事簡，工作清閒，省中校長及教育局長等來廳洽公後，都愛到此小坐，品茗聊天。易君左，平易近人，健談好客，與筆者忝有同字（又女）之緣，相見尤感親切。王廈材，文采飛揚，才情橫逸，聰明絕頂，擅長星命之學，喜愛為友朋算命看相，占卜未來，因之座上客常滿。據悉，他推算自己，如棄文從政，必可大貴。推算周佛海八字：「位極人臣，一人之下，萬人之上，貴不可言」。周本是投機善變份子，民國十年七月，與陳獨秀、李大釗、張國燾、毛澤東等十人，在上海發起組織中國共產黨，後來，寫了「三民主義理論之體系」一書（據說是李達捉刀），頓時又成為中國國民黨的忠實黨員。現在聽到王某「批命」的一番話，砰然心動，頗有相見恨晚之嘆。於是周王二人，立即成為莫逆之交，忘形

學友，經常在一起，切磋研究，共策未來發展。周佛海叛國思想，實肇端於此。

民國二十四年夏，何梅協定以後，日人唆使殷汝耕，脫離中央，在華北成立偽「冀東防共自治政府」，王廈材首先加入，擔任財政廳長（後任浙江省偽建設廳長）。抗日戰爭爆發，二十六年冬，國民政府遷都重慶，決心抗戰到底，周佛海在渝成立「低調俱樂部」，叛國跡象已顯。迨二十九年三月二十九日，南京組織偽府，汪精衛粉墨登場，周氏搖身一變，成爲汪記政府第二號人物（當時國府第一號通緝令，是汪精衛，第二號通緝令，是周佛海陳璧君）。這雖然是後話，但已早在吾人預料之中。周是領導知識份子的廳長，王是訓練青年師資的校長，「讀聖賢書，所

學何事」？結果，身敗名裂，爲教育界蒙羞，爲天下人吐棄。世之不循正途發展，迷信星命術者，應該知所醒悟了。

徐海舊遊神馳未已

光陰荏苒，民國十九年（一九三二）秋，筆者踏入教育界的第一步，擔任邳州中學校長起，屈指算來，至今（一九八〇）已屆滿五十週年。此五十年中，乃我國局勢變化最多之時，由北伐統一，而割匪，而抗日，余則追隨政府，辦理國家教育，由江蘇，而安徽，而重慶，復以抗戰勝利，由中樞奉調來臺接收教育（見拙著「臺灣教育接收回憶」），歲月匆匆，忽又三十餘年矣。回溯既往，在大陸、在臺灣，先後五度主持

學校行政，三度擔任中央、省、縣教育行政；其間或助地方興學，或爲上庠傳道，獻身教育，五十年來，未曾中斷（見拙著「教育生涯五十年」）。惟以個性耿介，拙於肆應，時值非常，功效不顯，自愧未盡綿薄，常覺愀然。所幸，敵消我長，局勢愈變，對我愈爲有利；江淮徐海，不乏忠勇俠義之士，活躍於蘇北原野者，甚多爲當年子弟，在八年抗戰中，曾有許多可歌可泣的英勇壯烈事蹟（見拙著「抗戰時期的蘇北」），令人懷念。值茲頑敵當前，當必能予以更多更大之打擊，一旦反攻復國的號角響起，相信必能建立「裏應外合」之奇勳；每念及此，輒爲之神馳不已。深願全國同胞，團結奮鬥，配合總體戰爭，使赤氛早靖，還我河山。

鐵血精忠傳

喬家才著 全書五百餘頁

定價台幣120元 郵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帳戶

本書係喬家才先生繼關山煙塵記、戴笠將軍和他的同志等書之後又一精心傑作，記述戴笠將軍的故事，內容要目有：仙霞人才及其運數、藍太夫人母教綦嚴、文溪小學一羣健兒、浪跡天涯一十二年、時代浪潮遠走廣東、在騎兵營鋒芒漸露、總司令部聯絡參謀、十萬元捉拿江漢清、日寇的剋星特務處、洪公祠和浙江警校、建立無線電通訊網、希望做校長的衛士、藏本領事失蹤事件、無名英雄革命靈魂、公開機關祕密工作、破獲共產國際間諜、陳濟棠強扣三兵艦、刺楊案主犯劉蘆隱、殷汝耕冀東偽組織、兩廣事變策反有成、刺汪案凶手王亞樵、決心赴難親入危城、肅清全國各地日諜、七七變起通州殺敵、紀律森嚴臨危不退、萬人部隊轉瞬成軍、別動隊奮戰淞滬區、忠救軍北方打游擊、從空中截留楊虎城、曾澈和抗日殺奸團、別動軍包圍戰賀龍、懷仁堂上最後遺言。共二百多篇，谷正綱、周念行作序，字字珠璣，篇篇精彩，感人至深，歡迎購閱。

(頁二三一見文)圖插「情無似情多殊曼蘇」皇心劉



朱、殊曼蘇起左排後。子亞柳、叔申劉及劍志何子弟女的殊曼蘇起左自排前。海筆韓、山立林、枚秋鄧、屏少

唐秉玄教授(中)與教育部部長朱匯森(右二)及教育界同事好友合影。(文見八十六頁半世紀前徐海遊)

